

20世纪

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

外国名家精品

THE MAN FROM KABUL

喀布尔人

插图本

〔印度〕泰戈尔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世纪}
外国名家精品

喀布尔人

插图本

〔印度〕泰戈尔 著
倪培耕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Rabindranath Tagore
The Man from Kabu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喀布尔人：泰戈尔中短篇小说选/（印）泰戈尔（Tagore, R.）著；倪培耕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

（20世纪外国名家精品插图本）

ISBN 7-02-005418-8

I. 喀… II. ①泰…②倪…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印度-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印度-现代 IV. 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6904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装帧设计：刘 静
插 图：张 健 责任校对：朱美凤
责任印制：张文芳

喀 布 尔 人

Ka Bu Er Ren

〔印度〕泰戈尔 著

倪培耕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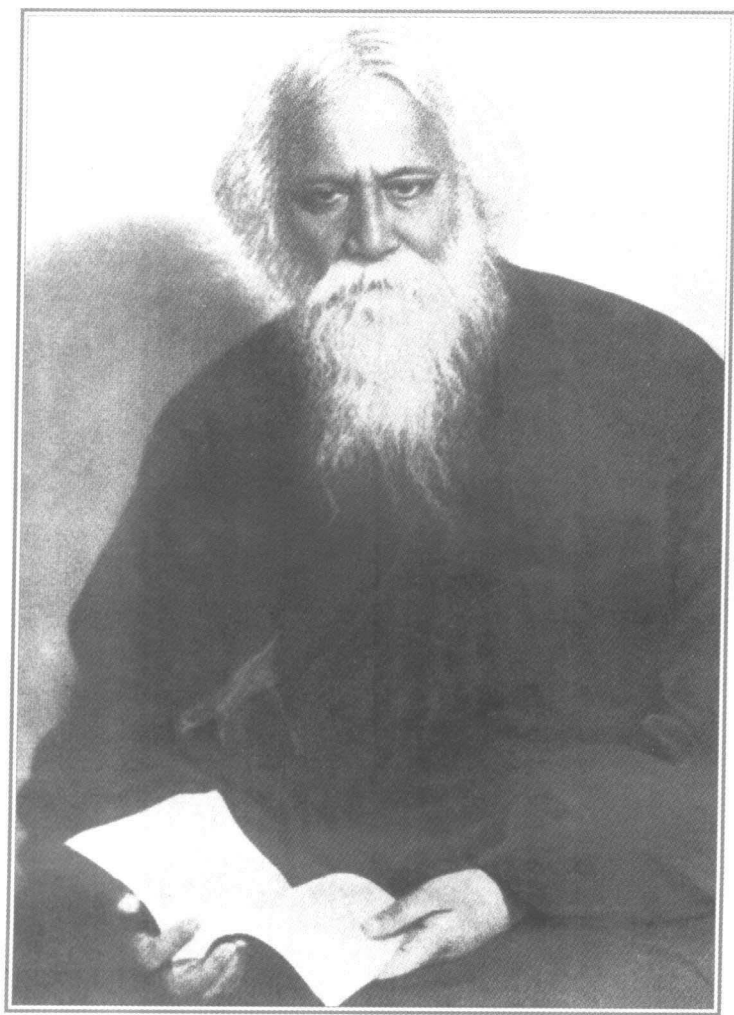
字数 25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5418-8

定价 18.00 元



作 者 像

出版说明

岁月匆匆,20 世纪转眼已成为过去。在过去的百年里,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文学在忠实地反映这些变化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创新。一个世纪以来世界文坛上流派迭起,群星灿烂,异彩纷呈。

本丛书的宗旨就是尽可能全方位地将 20 世纪多姿多彩的外国文学介绍给广大读者。为此我们从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中选取最有影响的名家精品。在首批出版的 14 种图书中,有一半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另一半则是获得其他重要奖项的作家及得到世界公认的文学大师的精品。

我们希望广大读者能够通过这套丛书增进对 20 世纪外国文学的了解,希望读者每读完一本书,都能感受到一位文学大师的艺术魅力。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5 年 12 月

前 言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近代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一九一三年,他因英译诗集《吉檀迦利》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个东方作家。泰戈尔一生创作了五十部诗集,开创了印度一代诗风,堪称“诗圣”。他的一些最著名的诗作,在我国解放前后已陆续介绍过来,深受读者的欢迎。泰戈尔还为后人留下了十二部中篇小说、一百余部短篇小说和二十余种剧本。其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并不逊于他的诗歌创作。在泰戈尔之前,印度短篇小说还处于萌芽阶段,正是泰戈尔,使短篇小说在印度现代文学中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一些文学史家指出:“泰戈尔不愧为孟加拉短篇小说的真正创造者”,“优秀的短篇小说使他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泰戈尔自己也说过:“这些短篇小说一向是我的宠儿。”可惜的是,当时印度国内和世人对泰戈尔的短篇小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印度社会生活,开掘了反对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深刻主题。特别是他把农村生活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更是印度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泰戈尔的短篇小说有着跌宕起伏的情节,细致入微的描绘,形象生动的语言,幽默婉约的风格和情景交融的画面。读着这些作品,就仿佛读着一首首抒情诗。如果说,契诃夫以刻画性格见长,凝练深沉,莫泊桑以描绘世态见长,辛辣机智,那么泰戈尔则以抒写情感见长,激荡肺腑。他们可以并称为世界短篇小说大师。

同诗歌创作一样,短篇小说的创作,贯串了泰戈尔的整个创作生涯。从一八七七年七月他发表第一部短篇《女乞丐》,到一九四一年他去世前不久写成的《穆斯林故事》(1941年6月),泰戈尔究竟写了多少短篇?有两种流行的说法:一百余篇和八十余篇。这种分歧主要是由评述者对短篇小说概念的不同认识而引起的。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从创作量来说,可分为两个高潮: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为第一个高潮,文学史学称为“实践”时期,他在自己主编的《实践》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四十余部短篇小说;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为第二个高潮,他在亲属主编的《绿叶》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十余部短篇,所以也称为“绿叶”时期。从创作题材和风格的变化来说,可以一九〇一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那时,诗人生活在农村,处理农事,接触佃农、村妇、船夫、渔民、职员、教师等劳动阶层,目睹他们的痛苦生活,倾听他们的哀乐心曲,同时,见到形形色色地主、管家、法官、警察、洋人的胡作非为。残酷的现实生活,震撼着他那富有同情心的心灵,使他对现存的地主制度和自身阶级的信念有了动摇和怀疑,孕育着改变农村贫富不均的乌托邦思想。这种生活又为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像在这里一样,使我产生强烈的创作愿望和情绪。激荡的外部生活,以喧哗的绿色的浪涛,涌入我的心房。它的芬芳、色彩和音调在我的想像里化为短篇小说。”他还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难存在,那就让它存在吧”,但应该“不停地战斗,以减轻这种苦难”。正是这种激荡的生活,强烈的爱憎,激发了他无穷无尽的创作热情;也正是从这时起,他毕生关心和同情农民的命运、劳动者的命运。这时期的短篇小说,不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具有一定的生活深度和广度,作品中闪烁着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一九〇一年,诗人离开舍达利家园,走向新的生活领域,但基本上囿于知识分子的生活圈子,视野比较狭窄。所以第二阶段创作的二三十篇作品,主要反映中产阶级的生活,提出了妇女解放、

平等权利等社会问题,艺术风格也不如前期那样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抒情味,而更偏重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他说:“我早期的短篇小说自然流畅,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后期的短篇小说虽有了必要的技巧,但我还是希望能再次返回到昔日的生活中去。”泰戈尔不止一次表达的这个思想,符合他的创作实践。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在艺术上也达到相当的高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种艺术感染力,首先在于他那“诗化”的独特风格。浓郁的诗情几乎贯串泰戈尔的每一篇作品。情景交融的描绘,以情托物的想像,诗情画意的渲染,形象比拟的手法,几乎见于他的每篇作品。他的作品都仿佛是一首诗。《素芭》、《邮政局长》像抒情诗;《泡影》、《摩哈摩耶》像叙事诗;《饥饿的石头》、《客人》像散文诗。他的作品,意境深邃,情味隽永,音律低回,余味无穷。

赋物以生命和感情的拟人手法,是泰戈尔为了增强作品的诗意而经常采用的。河边的台阶凄凄切切,向人们诉说着古苏姆悲惨而短暂的一生;骷髅幻化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抒发着缠绵悱恻的幽情;饥饿的石头阅尽了人间沧桑,像“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用自己肠胃的迷人津液,渐渐地消融着我”。

除了“诗化”的独特风格,泰戈尔短篇小说的引人之处,还在于他的作品情节的跌宕起伏,悬念的戏剧效果,细节的匠心描绘。

泰戈尔的短篇很少摄取生活的片断和人生的瞬间,而多是人物一生的坎坷遭遇和悲惨命运。因此,它们往往有头有尾,入情入理,细细叙来,显示了民间文学的传统。同时,泰戈尔的短篇一般都很短小精练。在字数不多的篇幅里,要容纳那么大的内容,而且要使作品情节跌宕,引人入胜,就非采用一些能发挥最大艺术效果的特殊手段不可。

首先是设置悬念。作家常通过情在理中,出人意料的偶然事件

或巧合因素,促使情节发展、转化、跳跃,促使扑朔迷离的线索豁然开朗,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景。在《摩哈摩耶》里,从摩哈摩耶和拉吉夫的幽会被封建礼教的化身——哥哥撞见这一偶然事件,展开故事情节。但是,谁能想到,兄长竟会让妹妹在火葬场上与垂死的人成亲?第二天,摩哈摩耶成了寡妇,拉吉夫又充满了希望。这时,谁又能料到,兄长竟要摩哈摩耶陪葬!一场意外的大火,使希望复苏,谁又能想到,拉吉夫揭面纱的偶然冲动,又促使摩哈摩耶出走。这些偶然事件既在意料之外,又在当时印度社会习俗的情理之中。正是这些偶然事件,使整篇作品的故事一波三折,起伏跌宕,使摩哈摩耶的性格富有层次地表现出来,同时又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其次是十分重视细节的提炼。泰戈尔短篇中的细节常常有发展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和增强生活气息等多种作用。在《喀布尔人》里,喀布尔小贩伸手到他宽大的长袍里,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他很小心地打开这张纸,在“我”桌上用双手把它抹平了。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手印。这个细节点破了喀布尔小贩对米妮怀抱友情的原故,也刻画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又使高贵的“我”也在这种纯真的父爱面前相形见绌。

第三是鲜明的对比手法。如《饥饿的石头》里有着动和静的对比:“没有一丝风声,从附近山林里飘逸出薄荷、茴香的芬芳,仿佛加重了凝固不动的天际的重负”。在这杳无人迹的宫殿,寂静的河畔,突然听到了少女的嘈杂纷乱的脚步声、欢悦声、戏谑声。这样对比的描绘,大大增加了环境气氛的神秘色彩,使人惊叹、疑惑、沉思……

泰戈尔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当然不是一篇短文可以尽述的。这里只不过择其大略作个粗浅的介绍,相信读者们自能从他的作品本身得到更多的体会和收益。

目 次

河边的台阶	1
邮政局长	11
喀布尔人	19
骷髅	30
摩哈摩耶	38
达利亚	46
素芭	56
结局	64
深夜	84
饥饿的石头	96
客人	108
泡影	124
教授	140
献眼	160
女苦行者	181
两姐妹	193
四个人	251

河边的台阶

倘若发生过的事都被镂刻在石头上,你就能在我的每一台阶上读到许多往昔的故事。假如你想倾听旧日的故事,就请你坐到我的台阶上。只要你聚精会神,侧耳细听淙淙的流水,就会听到久远年代的许多被遗忘的故事。

我回忆起往日所发生的一桩故事。那天也是像今天这样的普通日子,差三四天就到阿斯温月^①了。清晨,新近的寒季的和风,给刚刚苏醒的躯体注入了新的生命,树叶发出沙沙细声。

恒河涨满了水,我只有四个台阶露出水面,苏醒着。河水与陆地亲昵地拥抱在一起。芒果园林底下的河滩上长满了腰果树,河水也浸透到那里。河湾处的三堆断砖残瓦浸泡在水中。渔船系在岸边的老槐树上,在清晨的潮水里,漂浮着,摇晃着。活泼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潮水,装腔作势,哗啦哗啦地打击着渔船的两舷,仿佛它揪着小船的两只耳朵,来回摇摆着,开着甜蜜的玩笑。

秋日晨光,映照在涨满水的恒河上。它的光色像旗簌迦花^②那般金灿灿。如此斑斓的色彩,在其他任何晨光里都不会遇到的。和煦的阳光,也落到长在沙滩上的细长细长的芦苇上,芦花刚刚绽蕾,还没有充分绽开。

念诵着“罗摩罗摩”的船夫,解缆开船。犹如鸟儿在阳光沐浴下

① 阿斯温月,即印历七月,相当于公历九至十月。

② 旗簌迦花,即金香木,花白色,香气甚浓。

欢快地展翅，飞向蓝天，小小的渔船在阳光照射下扬起布帆，驰向远方河面。这些小船宛如天鹅，遨游在碧绿的水面，又犹如鸟儿欢快地翱翔在湛蓝的天空。

帕达恰尔叶先生按时按刻提着铜罐，来河边洗澡。妇女们也三三两两结伴，来河边汲水。

这不是日久年远所发生的事。噢，你们可能觉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但我依然觉得，那恍然是昨天发生的事。长期以来，我总是站在一个地方，静静地窥视着，我的日子如何在与恒河激流的戏谑中，流逝而去。所以，我就感觉不到时间很长。白天的阳光和夜晚的阴影，每日投落在我的恒河上，而且每日又从恒河上消遁，什么地方都留不下它们的影儿。因此，我尽管看上去是个老态龙钟的老人，但我的心是青春的。在我多年的记忆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水草，但我的光泽却没有泯灭。对，有时偶尔一撮水草漂来，沾在我身上，旋即又被激流席卷而去。然而不能确切地说，这撮水草已荡然无存。在恒河激流抵达不到的地方，在我的一些缝隙里，长满着蔓藤或水草或树芽。它们就是我过去年代的见证者。我用温柔的网套裹住过去的年代，使它们永远碧绿、甜蜜和新鲜。恒河一天天从我身边，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退落下去，而我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变得愈加衰老了。

吉卡拉瓦尔迪家的那位年长者，洗完澡，披上印有罗摩字样的布衫，数着念珠，颤巍巍地赶回家。那时，她的姥姥还年轻。我依稀记得，她每天来河边玩耍，把一片芦苇叶子抛进恒河里，让它随流漂浮。在我右胳膊有一个旋涡，那片叶子不停地在那儿打着转。她放下水罐，伫立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了一些日子，我发现，那个姑娘已经长大，而且带着自己女儿来河边汲水。不久，这个女儿也长大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当看到女儿与女伴们相互淘气地追逐戏水，她就制止她们，开导她们应有上等人般的文明举止。每当那时，我就想起那漂浮的芦苇之舟，觉得饶有兴味。

我要叙述的故事，恐怕不会重演。我讲述一个故事，另一个故事

就漂流开去。无数故事发生了,随即又消逝,它们不会久久驻足。只有一个故事,犹如那片芦苇之舟,跌入旋涡不停地回转。这样,一个故事载着自己的重荷,在我周围打着转。现在,眼看着它要沉没。它像那片叶子般渺小,上面载有盛开的两朵小花,就没有更多的什么了。哪位柔软心肠的姑娘,看着它的沉没,必将会长叹一声,然后无可奈何地返回家。

你们会看到,古桑伊家的牛圈坐落在庙院旁边,竹栅栏环绕着它的四周。那儿,有一棵老槐树。在槐树下,每周都有一天开放为集市。那时还没有古桑伊的家园。现在他们家祈祷用的遮棚所在的地方,那时只有一间简陋的茅草屋。

这里,有一棵无花果树。今天,它把自己的手臂伸向我的肋骨间,它的须根宛如硕大且细长的粗硬手指,把我断裂的石头生命压在土里。那时,这棵大树还只是一棵小小的树苗,但它很快带着自己缀满娇嫩绿叶的树冠,昂起头,屹立着。阳光普照时,它那些绿叶的阴影,就在我身上整天戏耍着,它的新生须根宛如婴儿的小手指,任性地在在我胸脯四周抚摸着。倘若有人摘掉它的一片叶,我都会痛苦万状。

虽然,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我依然那么挺拔。如今,我的脊柱已经折断,我的身躯就像阿什达瓦卡拉^① 圣贤一样,曲里拐弯。我身上无数地方,布满了密密麻麻皱纹似的裂缝。在冬季,世上的青蛙钻进我腹部洞穴里栖息,准备漫长的冬眠。但那些日子里我的模样还不是那么丑陋,我左手臂外面也没有几块残砖断瓦。一只小燕子飞进我洞隙里筑巢栖息。每当清晨,翻身醒来,它就快速地抖搂自己鱼尾似的双翅尾,鸣叫着,冲向云霄。那时,我晓得,准是古苏姆来河边的时刻了。

① 阿什达瓦卡拉,古代印度圣贤。当他母亲怀着他时,他就指出父亲背错了吠陀经,其父一气之下,诅咒他出生后脊柱是八道弯。

我现在所叙述的那位姑娘，被台阶上的其他姑娘称为“古苏姆”。古苏姆也许就是她的名字。当古苏姆纤细的身影映在水中，我的内心就满怀希望，无论如何想挽留住那婀娜多姿的情影。那身影里有着甜润的别致韵味。当她脚踩我的台阶，她双足的脚步丁当作响时，我缝隙里的青草小苗激动地翩翩起舞。古苏姆并不热中于玩耍、调侃或嬉闹，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她的女伴好友并不比别的姑娘少。没有她，顽皮淘气的姑娘总感到无所适从，索然无味。有人称她“古稀”，有人叫她“库什”，有人呼她“拉卡稀”，而她妈妈唤她“卡什米”。当你向岸边眺望，准能发现古苏姆静静地坐在河边。她的心似乎与河水结下不可分解的缘分，她酷爱着河水。

过了一段时日，我再也没见到古苏姆来河边，她的女友波沃娜和苏沃娜经常来河边哭泣。一天，我听说，她们的古稀—库什—卡什米被送到婆家去了。

那儿一切都是陌生的，人们、房舍、道路、台阶都是新的，仿佛一株水中荷花移栽在陌生的土地上。

我渐渐地忘却了古苏姆。整整一年似水逝去，河边台阶上的姑娘再也不谈论古苏姆了。一天黄昏，一双久已熟悉的脚的抚触，突然使我亢奋觉醒，这双脚好像是古苏姆的。就是古苏姆的！但那双脚里往日动听的音乐业已消失。长期以来，我总是感受到古苏姆脚的抚触和脚镯的响声，今天，突然听不到丁当作响的镯声了。黄昏的河水，仿佛在呜咽；晚风拍打着芒果树的枝叶，仿佛发出悲恸的哀号声。

古苏姆成为寡妇了。听说，她的丈夫到外省工作。她和丈夫一起生活了一两天，后来就再没有谋面。从来信中获悉，她丈夫已故世，那时古苏姆只有八岁。古苏姆抹去了发缝里的朱砂，卸掉了身上的首饰，又回到阔别一年的故乡恒河岸边。但是，如今她没有遇到任何女友。波沃娜、苏沃娜、阿姆拉都已出嫁去了婆家，只剩下夏尔达。但听说，在阿格扬月里，她也将出阁远嫁。这样，古苏姆彻底地无影无踪了。

当她把头伏在膝盖上，默默地坐在我的台阶上时，我仿佛感到，河水的波涛聚合一起，举起双手，呼喊：“古稀一库什一卡什米！”

雨季一开始，恒河眼看着盈满了水。古苏姆的身躯也眼睁睁一天天漂亮起来，充满着青春活力。但是，她宁静的脾性、忧郁的面容、肮脏且粗素的衣饰，在她的青春上布下了一张阴影的帷幕，致使人们都没发现她充分发育的青春身姿。任何人，至少我都没有注意到，古苏姆如今已经长大成熟了。我从一开始就看着古苏姆成长的，但她在我心目中还是往昔的那位小姑娘。脚腕没有系着脚镯，但只要她一走动，我又仿佛听到脚镯的丁当作响声。

十年就这样一晃而过，村里人没有发觉一星半点儿的变化。

那年帕德拉月的最后一天，就像我看到的今天一模一样。你们的曾祖母们也在那天清晨起身，凝望着今天一样的温煦阳光。然后，披上长长的头巾，提着水罐，为享受我上空晨光的沐浴，她们穿过树林，谈笑风生，走在乡村坎坷不平的土路上。那时，她们怎么也不会思量到你们今日的光景，正如你们也不会遥想到她们——你们的祖母们曾经拥有过的欢乐戏谑的日子。今天的日子是如此真实，如此生机勃勃，逝去的久远的日子，也是那么真实，她们也像你们一样，怀着柔软心肠，欢乐过，忧伤过；像你们一样，踌躇满志，蹒跚地走着。然而，今朝的秋日，她们已不复存在，她们的忧伤和欢畅的回忆，业已泯灭。当然，今天的和煦阳光，优美良景，她们也是设想不出来的。

那日，天色蒙蒙亮。北风第一次徐徐吹来，在盛开的槐树花丛中，摘取一朵半朵的槐花，抛撒在我的身上。细小细小的露珠，凝聚在我的石阶上。就在那天清晨，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位年轻的苦行者，修长的身材，白皙的肤色，俊美且鲜亮的脸庞。他寄宿在我对面的一座湿婆庙里。那位苦行者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妇女们放下水罐，聚集到庙宇，向这位圣贤致敬。

庙宇里一天比一天拥挤，因着苦行者的光临，又因着这位苦行者具有无与伦比的仪表。他待人又是那么彬彬有礼，不分贫富贵贱；见

了孩子，就亲热地抱在怀里；见了母亲，就关切地询问家务琐事。很快，他在妇女世界里赢得了尊敬，受到了她们的顶礼膜拜；男人们也络绎不绝地来到他身边。有时，他诵读《薄伽梵歌》；有时，他宣讲《薄伽梵歌》；有时，他盘坐在庙里，探讨各种经典学说。有人来听取他的教诲，有人来讨取符咒，有人来索取治病的药方。人们议论纷纷：“他有多美的仪表呀！简直是湿婆大神化身为人，下凡到我们的庙宇里。”

每天清晨，太阳升起之前，这位苦行者面向启明星，站在恒河里，水漫过脖子，用缓慢且深沉的语调，进行晨祷，那时我就听不到河水的细细絮语。每当听到他庄重的晨祷的声音，恒河东岸边的天空呈现一片玫瑰红色，霞光映照云彩，黑暗仿佛像盛开花蕾的外壳被剥离，向四周散去，殷红的朝霞一点点染红天池。仿佛这个伟大人物站在恒河里，凝视东方，念着伟大的咒语，随着他的每个字的声音，黑暗巫婆的魔术就被破除，月儿和星星就西坠下去，太阳就在东方天际冉冉升起。这样，世界的舞台也跟着变化。噢，谁能与这位法力无边的魔幻般的人物相比试。当这位苦行者洗完恒河澡，宛如祭祀火焰，拖着自己修长的、白皙的、圣洁的身子，从水里出来，水珠从他的发梢上滴下，那时新的太阳光芒，投射到他的整个身子，熠熠生辉。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在杰特月，发生了日食，成千上万的人来恒河进行圣浴。槐树下，举行着盛大且隆重的集会。许多人借着这个机会，瞻仰这位苦行者。从古苏姆婆家也来了几位姑娘。

清晨，苦行者坐在我的台阶上，诵念圣典。一个姑娘突然看到苦行者，拍打自己的女伴，惊讶地说：“喂，他看上去很像古苏姆的丈夫！”

一位姑娘稍稍往上掀了一下自己的面纱，说：“哦，我的天哪！果真如此！他可是我们村吉特尔久家的少爷！”

第三位姑娘没有摆弄自己的面纱，说：“真的，就是那样的前额，

那对鼻子，那双眼睛，分毫不差！”

第四位姑娘甚至没有看上苦行者一眼，长叹一口气，碰倒了水罐，说：“天哪，他现在在哪儿！难道人死了还会复活！古苏姆的命运，真是不堪惨苦呀！”

当时，还有人说：“他可没有这么长的胡子。”

有的说：“他不那么孱弱。”

有的说：“他也没有那么细长。”

就这样，她们没有得出一致的看法，议论也就不会偃旗息鼓。

村里村外的人都见到了苦行者，只有古苏姆没有见到他。这么多人拥来参拜，古苏姆没有凑趣来我这儿。一天黄昏，望着望月之月升起，古苏姆敢情思念起我们旧日的友情。

那时，河边台阶阒无一人，只有蟋蟀拖着嚤嚤的谐调的长音。寺院的钟声停了，它的最后余音，宛如幽灵，回荡在河彼岸的阴森树林中，刹那间，消失踪影。皎洁的月光，渐渐扩散在河面、大地和天空。潮水冲刷着我，发出汨汨的声音。古苏姆来了，坐在我的台阶上，把自己的身影，投在我上面。风声停歇，草木寂静。在古苏姆面前，银辉一无遮拦地泻在恒河的胸脯上；在古苏姆背后，在周围的花草树木中，在寺院的阴影里，在破旧的茅屋里，在池塘岸边，在棕榈树下，黑暗藏住自己的脸，静静地坐着。蝙蝠在七叶树枝上，轻轻地摇曳着，偶尔传来豺狼的嗥叫声，旋即万籁俱寂。

苦行者缓步走出庙宇，来到河边台阶。刚下一二台阶，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到了古苏姆身上。猛然见到孤身女子坐在如此僻静的地方，他就想立即返回。正在这时，古苏姆抬头，回首张望。

她头上的纱丽往后滑去。那瞬间，月光照在她的脸上，宛如月光映照在一朵昂首盛开的鲜花上。刹那间，他们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仿佛相互在辨认，似乎前生就相识。

猫头鹰在头上叫着掠过。这叫声使古苏姆吃惊，但她很快控制住自己，拉上滑下的纱丽，欠身站起，向苦行者行了触脚礼。